

天堂信箱

善良了一辈子的婆婆啊 您把深挚母爱都给了我

亲爱的妈妈：
2017年11月15日17点15分，您离我们而去，享年108岁。接到噩耗我泪流满面，次日凌晨赶到湖北孝感老家，一进门看到您穿着我买的送老衣，盖着我买的被子，安详地躺在木板上，我立刻扑上去号啕大哭，我的脸贴在您的脸上哭得声嘶力竭。
您是我的婆婆，可得知我不到一周岁就没有了妈妈，疼我爱我像对待亲闺女一样，把深挚的母爱都给了我。1978年，我生孩子时，您从老家来到平顶山，照顾我们老少三

代，全部家务都落到您一个人身上，非常辛苦。如今，您走了，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您了，怎能不让我悲恸欲绝？
您是湖北应城人，听说您说，您的第一任丈夫吴伯伯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会打双枪。1940年，日军的一船食盐运送过程中被人劫走，日军调查后认定是吴伯伯率人所为，就到村里抓人，并威胁村里人如若不交出吴伯伯，就把全村人杀光。后来，吴伯伯被汉奸出卖，遭日军杀害。您悲痛不已，连夜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逃往外地，从此隐姓埋名躲了

起来。后来，您和吴伯伯的女儿患病夭折。再后来，您又和父亲田德江结了婚。
时空穿越78年，愿妈妈在天堂见到吴伯伯，替我们问声好。他没有儿女，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将永远怀念为人民甘洒热血的革命烈士吴伯伯！
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也无比思念妈妈。愿您在天堂快乐平安！请不要挂念我们，我们三代人过得都很幸福，请您放心。

您的大儿媳：越华

我很幸福 您现在好吗？

父亲：
13个春秋过去了，您已经走得很远，可您一刻也没有走出我的思念！
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了您掌中的蓓蕾，您给我取了诗意向亮的名字，寄予了深深的希望。在您身边读书的那段岁月，您既当爹又当娘，默默地承揽了除学习之外的所有生活。当年高考落榜，我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是您用最温暖的爱挽救了我。后来，为了我的就业问题，您费尽心血，日夜难眠。看着我成为中学教师，看着我踏上婚姻的红毯，您脸上才流露出舒心的笑容。我成家生子后，面对瘫痪的婆婆和幼小的儿子，一度不堪重负。这时，您又费尽周折，为我排忧解难。
我在您的关爱下幸福地生活。可是13年前，一个夏日黄昏，您却一去不回。耳边再也听不到您殷殷的叮嘱，身后再也没有您关切的目光，想念您时，我只能默默流泪。我只能安慰自己，您去了一个遥远美丽的地方。
您一直关心我的身体，牵挂我家盖房欠下的债务，还有您外孙的学习成绩。爸，您放心，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瘦弱，但很健康！我家的外债早已还清，您的外孙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襄城县人民法院。现在我很幸福！

爸，我无法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和您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只希望您在那冥冥之中能听到我的心里话，听我说说生活中的酸与甜，工作中的苦和乐，只希望您在我人生明媚时，为我鼓掌，在我人生暗淡时，为我加油！

女儿：董朝霞

收信人：
林越华

收信人：
董朝霞

■背后故事

3月28日上午，市民林越华与丈夫田望生一起将这封信郑重地送到了晚报热线办公室，题目叫作《祭妈妈》。67岁的林越华说，几十年都不写信了，这次为了逝去的妈妈写这封信，反复修改了好几遍。
林越华是选煤设计院退休职工，她口中的“妈妈”其实是她的婆婆，可她喊得很自然，并称赞“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在讲到她们深厚的婆媳感情时，林越华几度哽咽，落下泪来。

林越华说，婆婆曾来平顶山帮她带孩子，两人相处了4年，后来婆婆一直跟随小儿子在湖北老家生活。她和丈夫每年都会回老家看望婆婆，给婆婆买东西、送钱，她从来都不会舍不得。每次回老家，她都和婆婆睡一张床，为婆婆擦洗身子，精心照顾。而婆婆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叮嘱儿子：“你别跟越华生气，她从小没有妈，特别可怜。”
“妈妈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一辈子宽厚待人，常常教育我

们一辈子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这是我从她老人家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林越华说，婆婆一直活到了108岁，在当地是个长寿明星，《孝感晚报》曾多次报道。在婆婆影响下，林越华和丈夫曾多次参与晚报的捐资助学、捐建书屋、植树造林等公益活动。
林越华说，几个月来，她每次想到婆婆已经离开，就忍不住掉泪。清明节快到了，她希望通过天堂信箱来寄托对婆婆的哀思。（本报记者 王春霞）

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一定多陪陪你们

亲爱的父亲、母亲：
提起笔给你们写信，泪水模糊了双眼。这几天，我经常梦见你们二老，梦中的你们音容笑貌依旧，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可从梦中醒来，眼前却是空荡荡的一片……
母亲，您是1999农历七月初六那天与世长辞的，已经近19个年头。父亲，您是2014年农历八月二十九上午，在睡梦中驾鹤西归的。父亲，你不知道，当时我们姊妹三个多么震惊多么措手不及！我们后悔没

有多陪您吃饭聊天，总想着来日方长……您走了，我们瞬间变成了孤儿，犹如断线的风筝、无根的浮萍。只要想起你们二老，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痛得撕心裂肺！
父亲大人，您走后，我们姊妹三个细心地把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开封师院（即今天的河南大学）毕业证书、母亲的部队转业安置证书，以及你们二老用了一辈子的旧柳条箱、红色手提木箱、老式铝饭盒、旧收录机，还有姥爷的旧收音机、

爷爷的红石头蒜臼等老物件捐给了平顶山博物馆。2014年下半年这些老物件都展出了，咱们的亲戚朋友都去参观了，当看到你们的证书及年轻时的照片时，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那是你们的芳华啊！
父亲母亲，你们二老当了一辈子教师，善良、耿直、兢兢业业、老实本分，感恩这一世有幸做了你们的儿女。借助晚报开设的这个栏目，我终于可以向你们诉说思念之情！想你们！
二女儿：李琳

收信人：
李琳

■背后故事

李琳今年52岁，是卫东工商分局一名职工。收到这封信后，记者约她见了一面。她讲述家事时，每当回忆抵达深处，感情就无法抑制。
李琳的父亲李彦周1938年生于叶县龚店乡常李村，1958年被保送至开封师院（现在的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大学毕业后，李彦周先后在方城县赵河小学、叶县邓李乡高中任教，1982年调到原市二中任教。李琳的母亲樊丽是南阳人，与李彦周在工作中相识、成家。两人育有两女一子，李琳是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

母亲樊丽多年有恙，1999年去世时，孩子们很痛苦，但也有心理准备。父亲李彦周2014年在睡梦中去世，全无征兆，对李琳姊妹打击很大。
母亲去世几年后的一天，父亲对李琳说要去墓地看看妻子。当时不是清明节，也不是十月一，李琳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她才逐渐意识到，“父亲一个人太孤独了”。街坊邻居也曾经张罗着给李彦周再找个老伴，可他考虑再三，决定“不给子女添麻烦，一个人过”。
去世前的几年，李彦周迷上了买保健品，不时有人打电

话让他买保健品，老实的李彦周被糊弄着买了很多。每当李琳回家看望父亲，发现他又买了保健品，气就不打一处来：“跟你说多少遍了，这都是骗人的。你要还是不听我的，我就再也不回来看你了。”讲到这件事，李琳的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跟老人发脾气呢？他太孤独了。”
记者问李琳，如果能回到从前，会不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她说：“我会耐心跟他讲，会多陪陪他，带着他去旅游。也会懂得，他的人生应该由他来做主。”（本报记者 姜刚）

■背后故事

董朝霞是叶县教体局技术装备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家住叶县县城。谈及父亲，董朝霞说：“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一切。”
董朝霞说，她从小生活在叶县农村，她的父亲当初在叶县一所中学任教，后来被调到叶县教体局。上中学时，她跟随父亲来到叶县县城就读。高中二年级时，她因病休学。其间，父亲为了让她尽早恢复健康，早上给她煮鸡蛋、买豆腐脑或冲麦乳精，中午又给她炖鱼汤，又当爹又当妈。父亲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养活她以外，还要贴补老家的姐弟和母亲。为此，父亲常常节衣缩食，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一条皮带接了又接。
当年董朝霞参加高考不幸落榜，情绪异常低落。当时父亲安慰她：“高考并非人生的唯一出路，这条路走不通了，还有下一条路。”后来，她的父亲央求友给她安排了一个代课老师的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加强学习，顺利考取大专文凭，转为正式人民教师。“从高考落榜到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没有父亲的教导，是不可能的。”
2002年，已经成家的董朝霞因盖房子欠下一笔外债，住院的父亲一直牵挂女儿的债务，一出院就拿出自己节余下来的几千块钱为女儿还债。“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还想着我的债务。”父亲是一个操劳一生的人，一个让董朝霞永远怀念和铭记的人。
（本报记者 王辉）